

生平，最不喜欢去的地方便是医院。最怕见到的即是医生和护士。

这次来美国探亲，一是为参加女儿的硕士毕业典礼，二是诊断一下我日渐虚弱的身体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不料却一下住进了医院。这还是我的儿子、我的同学及其夫人驾车自长岛赶来探望我，在餐馆聚首时所发生之事。同学见我气喘吁吁、脸色苍白，顿时急得牙都疼了。他们一再催促我去医院看病。天底下只有我这同学最是亲呵，因为我们是一起长大的，就像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般，他夫人还患着坐骨神经炎，是翘着疼痛的腿一路颠簸来的，真让我感动不已！

第二天，女儿便陪我去医院看病。它的全称是 **BALTIMORE MEDICAL CENTER**。医院很大，在树林环境之中。一位白发长者在大会堂里弹琴。这里不像医院，倒像音乐厅。医生挺着胸快步地走着，护士们身着花衣裳，像彩蝶似地飞来飞去。

在就候诊室里，我遇到了中国来的朱医生。她见到我皱起双眉。为我先做血液检查。随后让我马上住院。女儿为我申请了医疗保险，在三个月前看病服药用完了。她还没来得及继续为我申请医疗保险。需要自费看病。医疗费是过于昂贵了。但是在美国医院有规定，先抢救病人，后付费用。我难道成了需抢救的病人了？！我就这么忧心忡忡地进了医院。

我望见病房外簇簇的绿叶，在阳光下闪着绿盈盈的光。可是我无心欣赏。平日我最爱的是绿叶，甚于娇艳的花朵。因为绿叶有种生命的颜色。我自己就像一片默默无语安安静静的绿叶。

陌生的环境，人生地不熟。我只会简单的英语，困难和忧虑接踵而来。幸好我的主治大夫是中国的穆医生。他给予我许多帮助。立即为我输血，因为我的贫血十分严重。又作了多项检查，从 **CT**、核磁共振、穿刺…等，仿佛从头到脚均查了一遍。检查报告出来了，我没有传染病、没有癌症、心、肺、肝全都正常。唯独肾脏出了问题，没有解毒功能。穆医生说，要尽快做血透，这是唯一挽救我生命的选择。我踌躇着，还有商量的余地吗？他摇摇头，要我慎重考虑，稍后会再来看我。他走了出去。

怎么办？女儿工作很忙，电话又打不通。真是心乱如麻。每周必须要做三次血透。而且要不间断地做。以后便没了自由，费用更是难以承受。我不愿意给女儿带来沉重的负担。她还年轻，将来的路还很长。我是母亲，首先应该为她着想。我原有的写作计划无法完成了。如果我不能写作，岂不成了废人？好像是剪断翅膀的小鸟，终日困守在笼子里直到生命的终结。我最喜欢游山玩水。可是再也去不了了北戴河，去不了自幼长大的昆明，去不了梦寐以求的罗浮宫，不能再去日本观赏如云一般的樱花……。再没有创造，再没有欢乐，我不愿意这样活着，不愿意！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站在窗前。脑子一片糊涂，不能思想，唯有心在扑通扑通地乱跳，拒绝做血透，就意味着放弃生命，我很清楚。再一想，人的生命，总有尽头，何必计较，多活一天？少活一天？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真的要这样对待生命吗？又不心甘情愿。我多想活着，健康快乐，有所作为地活着，有价值地渡过生命的每一天。可是如今，我做不到了，做不到了……。

窗外，是明媚的春天，我的生命却不会再有春天了，不再有了。转眼间，乌云沉沉，刮起了大风，像是要下雨了。窗外的绿叶簇拥在一起，好像在交头接耳地对话。我知道绿叶为我着急了。飞来一只小小的啄木鸟，啄着玻璃窗，「笃！笃！笃！」地同意，总是啄三下，用它全身的力气。我知道小小的啄木鸟是绿叶呼唤来的。绿叶被风雨刮得东摇西晃。面对绿叶的催促、绿叶的吼叫、绿叶的愤怒，我不能无动于衷。这不是幻觉，也不是虚构的电影镜头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不能欺骗自己。我只感到绿叶和啄木鸟在阵阵敲打我的心扉，要我放弃荒谬的想法和错误的决定。此刻，仿佛全世界所有的绿叶都站在我的面前，它们要我珍爱生命，决不放弃。

这时，病房门推开了。那是穆医生的脚步，他向我走来。我没有其它选择了，我转过身去，静静地望着他，轻轻地说：「我决定做血透。我选择生命。我决定了……。」他拍拍我的肩膀，点点头，握着我的手，没有说话。因为他也是中国人，理解我的苦衷、愿望和感情。

我又走到窗前，奇怪，风停了，雨亦不下了。从乌云中射出一线金色的阳光，啄木鸟飞去了，绿叶轻盈地摇晃着，像是在为我欢呼。在我的生命中，因为有了绿叶，有了啄木鸟，有了大自然的恩赐，使我的生命变得如此幸运。

教会中的牧师、李长老、雷长老娘在百忙中来医院看我。他们不知道我在做第一次血透时即不省人事、晕了过去，人也很难受。此刻，我又想放弃了。我不能面对接踵而来的痛苦。此时，他们来了，在我的病床前，手拉手为我祷告。我看见李长老跪在地上，眼里不住地淌着眼泪。一个男人的眼泪啊！一个过去认识不多的弟兄，他的眼泪震撼着我的心。在这复杂纷争得世界里，为了别人流下圣洁的泪水。我呜咽着说：「我不放弃，决不放弃！」张弟兄、盛姐妹夫妇送来可口的食品，小夏带来我爱吃的水果。医院的领导，这里称老板，周末休息的两天中都来看我，和蔼地问道：「What can I do for you?」我说只需要你陪我说说话。他笑笑，自我介绍毕业于耶鲁大学，后来到了 GBMC 工作。我说到自己的家庭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。当我年幼时，随父母住在昆明。美国飞虎队就驻扎在父亲发电厂的附近。我经常作为小代表欢迎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。他们都很年轻。每次欢迎会，我都在他们怀里传来递去，不住地亲着我的脸蛋，在我的胸前挂满 v 字纪念章……二次大战胜利后，父亲来美国工作，共同研讨扬子江水利发电站事宜。终究因诸多原因，没能进行下去。我的女儿中学毕业后即赴美国念大学，攻读电脑专业。我此次来美国探视，又住在美国的 GBMC。真可谓是中美友谊绵绵流长。他听了很高兴，连连点点头。

美国的医生和护士待我如同亲人，每次做检查，都拉着我的手，鼓励我，使我倍感温暖，微笑地面对多种检查。医生和护士都翘起大拇指，说我是个可爱的病人。肾脏专家杰夫每天都来看我，看到我有好转，脸上便洋溢出由衷的微笑，连声说：「Better! Better!」

在我的病房中，中国来的朱医生、穆医生、台湾的詹医生，还有非洲医生、缅甸医生、美国医生、印度医生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研究我的病情和病例。原来他们是医院专门为我组织的一个梯队。

他们常问我：「What can I do for you？」我听到这话总是很感动。他们不同的肤色，简直就像个小小的联合国，彼此紧密地依着，恰如窗外簇簇的绿叶。

某日，一位工作勤勤恳恳的中年护士，坐在我床前，问候我。她说她是基督徒，我们都爱你。我的泪水刹那间淌了出来。她拉着我的手说：「上帝爱你。」

爱，是温暖的双手；爱，是慈祥的眼睛；爱，是宽阔的胸怀；爱，是心灵的事业；爱，是无尽的力量；爱，是上帝赐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；爱，是顽强的生命。因为世界有了上帝的爱，生活才变得有盼望！